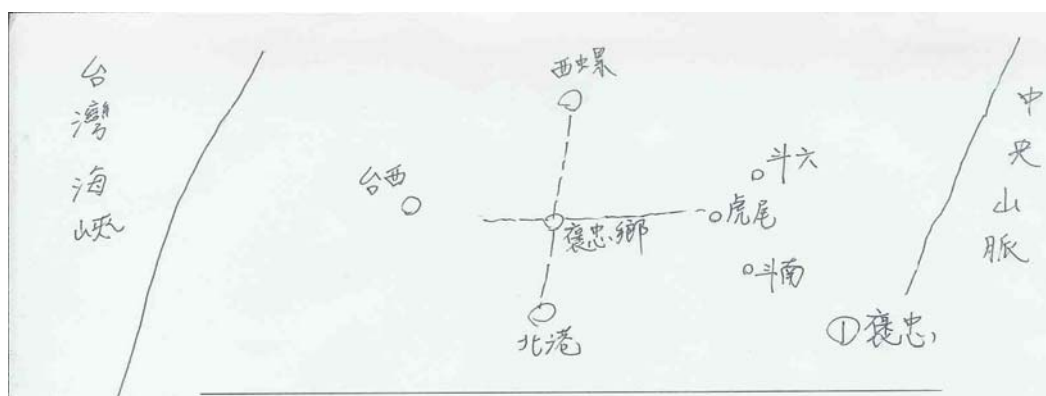


鄉居歲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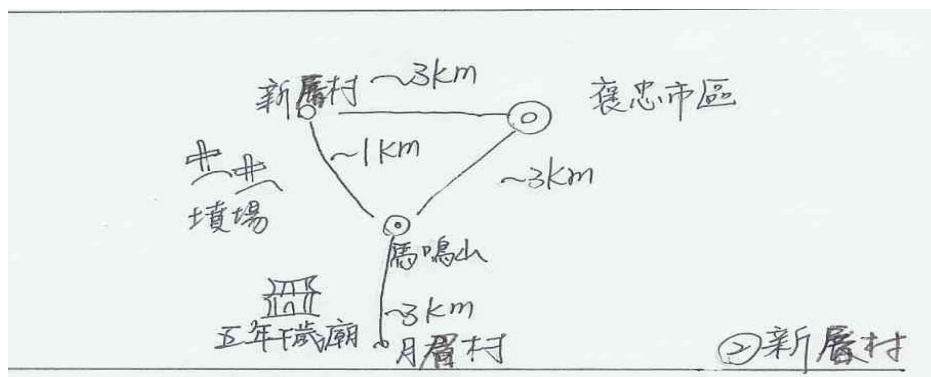
同學和助理提議秋遊要去雲林褒忠探尋我的家，頓時勾起兒時的許多回憶，一幕幕原已塵封的圖像走馬燈般的在眼前流轉。這幾年來，台灣的政經變化急速，再加上農村耕地新劃，褒忠老家的面貌幾乎可用百換十八變來形容，為讓大家更清楚看穿這幾十年來在這塊土地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物，就請大家先跟隨著我來一段時光之旅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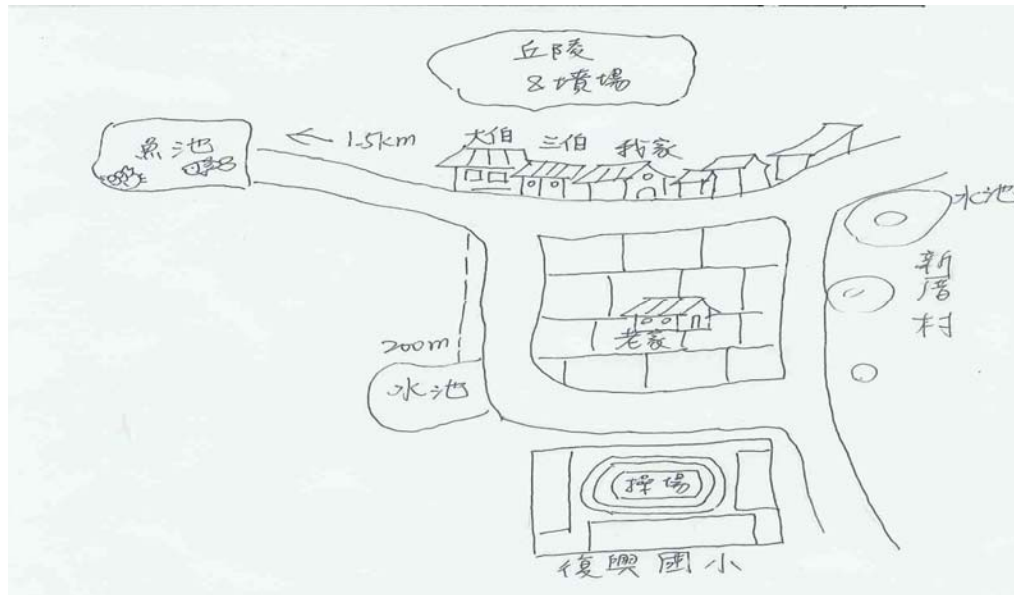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

話說雲林，台灣最美麗的縣名之一，以濁水溪與北端的彰化縣對望，小時候的課本記載—全台灣最長的大橋「西螺大橋」，就是雲林人北上的重要通道。南端則是以全台最興旺的媽祖廟「北港鎮」連接至嘉義縣。褒忠鄉就座落在西螺與北港的中間，往西是台灣地標之一的台西鄉，曾是台灣產黑道最多的地方，也是全台主要牡蠣的生產地，往東延伸過去是雲林最繁榮的市區—虎尾，有台灣當時最大的糖廠。因為已是嘉南大圳的最北邊，灌溉水源已較不足，較有經濟價值的水稻只能年產一次，且面積不大，沙地偏多，故早期以甘蔗、甘藷(地瓜)、花生等作物為最多，甘藷價值降低後，轉以西瓜、蘆筍等為主要作物，一般人家生活艱苦，但多尚可自給自足。

小小農夫的家





我出生在新厝村，一個不到 70 戶人家的小村落，村落裡雞犬相聞，離最近的村落有數百公尺遠，中間隔的都是農田，離市場聚集的褒忠鄉更有 3~4 公里遠。老家原在村落最中央，曾祖父為附近大地主，子孫群聚，故村中六成以上是堂叔伯等。父親有四個兄弟，都結婚後就分家，老家留給最小的弟弟——我的六叔。父親與大伯父、三伯父一起到村子的最北邊外圍各圈一塊地，蓋起自己的新居。新家坐北朝南，背後延伸過去是幫村子擋住北風的小丘陵，上有許多墳墓。往南可遙望馬鳴山，有小時常去的王爺廟——鎮安宮，供奉五年千歲，再往南溯過一條小溪就是我的外婆家——月眉村，小時候下田去拔草，常常拔啊拔就溜到外婆家玩一陣。

新家有兩棟，一棟是水泥式平房供奉祖先及住房，有個樓板式的平屋頂，當時全村都是一層的磚瓦屋，站上平頂就可看遍全村。因為是父親的家，依照慣例，大廳堂的大門嵌上父親的名字——“清春”。左右兩側分別是「清風滿座天倫樂」、「春氣長熏繼一家」，我非常喜歡這副對聯，總覺得意義深遠，代表我們清廉又注重家庭溫暖和樂的家風。上聯則是「穎悟奇才障百川」，代表我的家族遠溯至河南的穎川，也意涵家中代有才人出。

另一棟則是斜頂式的舊式磚瓦房，充當農具室、及豬舍等，家裡還有水牛時，晚間牛也會牽進動物房。前院是農村一定有的大片曬穀場，屬硬地型態，稻米、花生、地瓜、大豆等都在家家戶戶的前院廣場曬乾，才能放進穀倉或賣給中盤商。曬穀場大約等於棒球場的內野球場，從我會拿大掃把以來，整個前院至馬路，都是我負責的打掃區，在建中時，放假在家也是必做的家課。後院種植一整排木麻黃加上桂竹林做為防風的圍牆，圍牆內一大片沙土地也是我小時候和三妹常遊玩的區域，沙地上種有數棵芭樂樹，是小時候開始練習爬樹的地方，長大後，則偏好屋子旁的蓮霧樹和龍眼樹。尤其是水果成熟期，在上頭玩樂和吃水果看風景是一大樂事，那兩棵蓮霧跟龍眼樹太高。三妹爬不上去，所以每次都是我從樹上丟蓮霧或龍眼下來，她則用小小裙襬接住。

小時候，家家都有飼養雞、鴨等家禽，平時，它們就滿院子亂跑。鄉下各種花開季節，會有人寄養蜜蜂在後院，一擺就是十幾二十箱，看蜜蜂忙進忙出也是很好玩，我們在旁邊走來走去，它們都不理我，所以有一次，我就嘗試用竹竿去逗弄房前的蜜蜂，過不久竟真的有一大群向我飛舞而來，嚇得我趕緊往房裡衝，幸虧當時有紗門擋住牠們。

家的前院及兩旁是一排排丁仔花及馬纓丹，尤其是馬纓丹很會招蜂引蝶，所以小時後前院常是一群又一群漂亮無比的蝴蝶飛舞。小時候在家的時間，就是在廣場玩打陀螺、打龍眼核彈珠、跳房子等遊戲度過，而雞、鴨、豬、牛及蝴蝶、蜜蜂在旁附和。

但是農忙時，可是日未出就要作，挖蘆筍、摘花生都是小事，我最怕下種稻子的水田，水裡會有兩頭尖的不知名小蟲，常被叮得哇哇叫，幸好下水田較麻煩，只有不上學的日子才需要。平時上學天，只要清早幫忙做些沙田裡的工作，例如挖蘆筍等等一定要一大早完成的事。每天放學時也是頂快樂的時光，通常那時農人們也收工了，家家炊煙起，在等著吃”鍋耙”時，常常就是前後院和三妹找各式可以玩的花樣，有時，甚至和堂兄弟們玩起爬木麻黃的遊戲。

日出、日落

鄉下的清晨特別的清新，空氣中都有一種甘美的味道，常常呼吸之間感覺全身細胞都活了起來。從小我就喜歡在一片鳥叫聲中早早起床，遙望天邊，有時還可看著旭光從清晰的中央山脈緩慢的舒展開來，村子裏都是矮房子，可以看得很遠，整個山脈的山形狀就像油畫般貼在天邊。

打掃院子是我清晨最常做的事，我的求完美性格也在那時就呈現，大如棒球內野場地的院子，我總想掃得一塵不染，看不到任何一片落葉或雜物。我在建中曾連續幾學期擔任服務股長，大概也因為這種性格的關係，而被同學要求的吧！後來讀到「灑掃應對進退」之修行，才意會小時候的工作確實影響不少日後自己的行為準則。

在不是農忙的季节裡，我喜歡清早拿著書本在院子中閱讀或朗讀，前後院隨意找片空間，就成了我與書本交談的神祕時空。小時候家裡書籍不多，所以常常開學一拿到書，沒幾天我就把可能朗讀的文科都先翻過一遍了。

國小離家很近，上學去是很快樂的事，感覺上，老師教一下子就到下課時間，玩騎馬打仗、躲避球，以及尷尬的土風舞(男女生要牽手)等反而成了上學最有記憶的片段。當時鄉下教室老舊，天花板為日式的大甘蔗板方格，記憶中有一次，一大片大方格就掉了下來，跟著一條大蛇，原來天花板太舊，撐不住蛇的重量。

那時候讓小孩去上學可算是豪華的投資，要是碰到農忙的時期，很多同學就會被家長要求下田去幫忙，或在家裡照顧更小的弟妹，常常督學要來學校視察時，我們就會被老師分配分頭去找同學回來教室。我算是很幸運，父母並沒做此要求，但我的二姊，小學一畢業就被要求在家幫忙，無法再升學，成為她一輩子

難忘的遺憾，而我的大妹妹(三妹)，小時候只好由母親背去田裡，還曾因此，被掛在田邊的樹下搖籃睡覺時，竟被我家的水牛挑甩到半空中，幸好摔到沙地上，保住小命。

放學時分，全村到處都是小孩子，像個瘋狂的歡樂園，因為每家的院子都是開放且相通，任何遊戲很容易就招來一群玩伴。不過我最喜歡的是在樹上蹺腳吃水果，在樹幹上搖啊搖的，真是過癮！可惜國中時，媽媽不知哪聽來的謠言，說蓮霧樹在屋前不吉利，一定要將我最喜歡的那棵砍掉，實在拗不過，後來我就說，那我自己來砍好了，所以我是含著眼淚鋸下第一刀。

日落時分也是一天超美的時刻，幾乎天天都可看著火紅的大太陽，緩緩西下，晚霞的變化真是無窮無盡，雖然常常玩得忘記欣賞，不過任何時刻回憶起來，那幅與太陽說再見的景象，永遠是那麼扣人心弦。

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

農村的季節工作分明，那個季節該做什麼事幾乎像學校的行事曆一般，過完農曆年就開始了各種作物的播種時分，稻米、花生都差不多在春天就開始，「無米樂」崑濱伯說種田也是一種修行，確實如此，想辦法把農田翻幾翻，播下種子或種苗，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供應充足的養分、水，幫它們除去雜草、昆蟲等，然後就看老天爺的幫忙，頗有”盡人事、聽天命”的修練。

酷熱的夏天在農田裡，實在是很辛苦的一件事，這時天上的雲朵就成了最期待的希望，常常一邊工作，一邊祈禱著雲趕快飄過來。當浮雲將烈日遮住時，那種隨之而來天地間自然的涼氣，全身都會覺得舒爽，拿下斗笠做點身體舒展，就覺得是超滿意的享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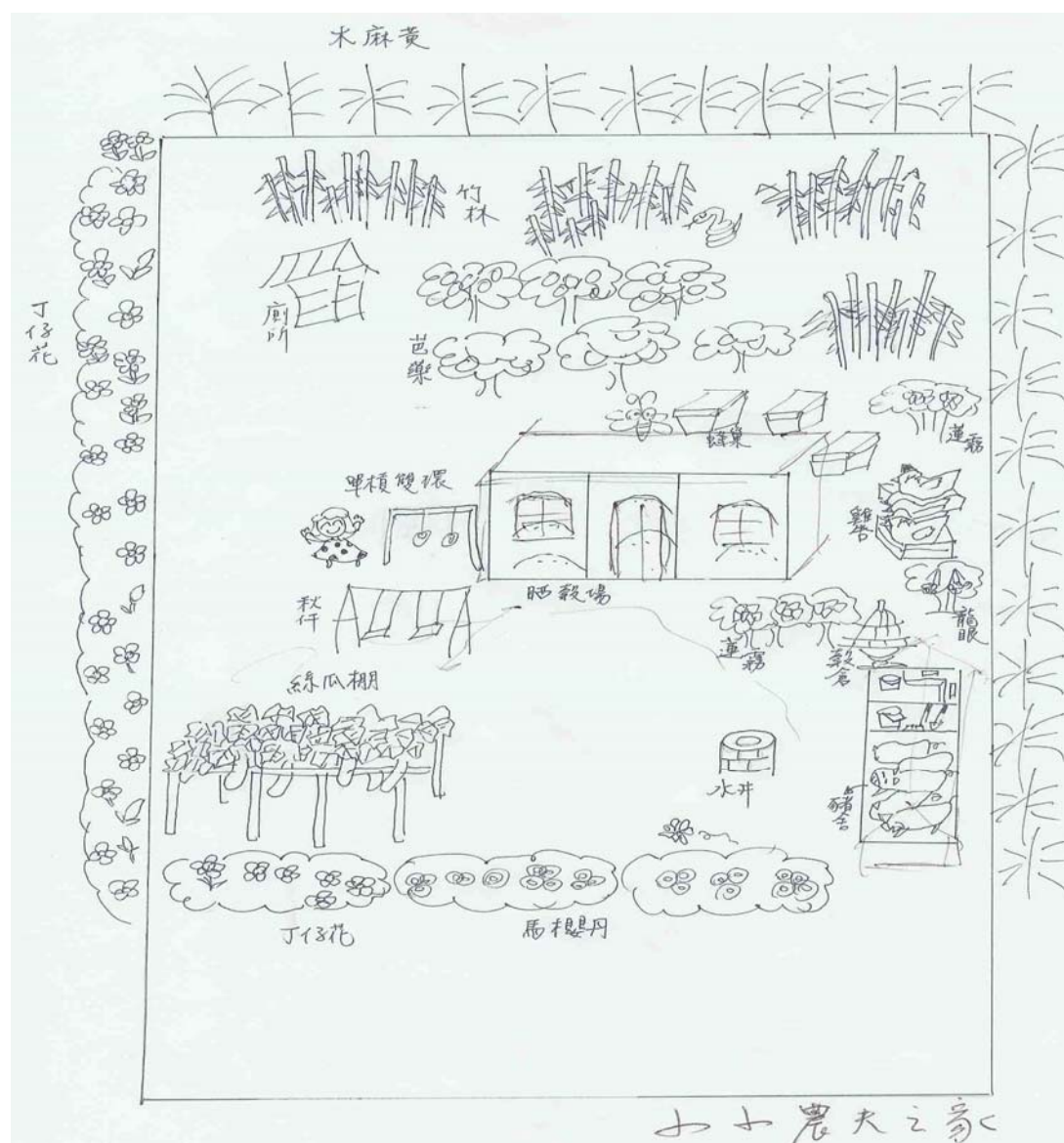
颱風來襲又是另一種景象，大人們會忙著修剪屋前、屋後及田埂間的木麻黃等樹枝，以減輕大樹的可能受力，並清理所有田間的水路，確保排水的暢通，以免積水過大衝破田埂。小時候對這些工作只是覺得理所當然，但慢慢長大才發覺這些簡單動作，還真有大道理。修枝剪葉，或至少在必要的時刻去蕪存菁，有捨有得，捨去一些東西，才能輕身向前走，度過難關，。清整水路，維持資源的流通，才是生生不息的最好作法，農夫還真是個修行者。

收成的季節，幾乎是同時就到來，一大片農田在沒有機械協助之前，任何一戶人家很難自己獨力完成所有的收成，所以常常輪流著一戶戶互相幫忙，大家一齊幫某一戶收成，隔天又幫另一戶，家家戶戶的曬穀場都是收成的農作物在曝曬，這時候，最怕西北雨，常常幾朵烏雲一來，雨點大滴而落，全村總動員似的，大家急急忙忙用帆布將作物蓋住，等雨停了再攤開，現代露天棒球場遇雨時的做法，大概是從農夫學來的吧。

收成過後，就是鄉村最悠閒的季節，在我小學時期，村里守望防盜，還是很重要的事。這時，村子裡的青壯年們都會參加基本武術訓練，晚間在村中大廣場舉行，我的兄弟們也都有參加過，每人都要學些拳法招式，以及常見的棍法和刀

法。可惜後來電視進入鄉村，再加上紅透全台的史豔文興起，就再也無法成軍，所以我只學了棍法的起手式。秋冬的晚上，除了武訓，也會有許多拜拜的節慶，較大的節日，村裡就會有歌仔戲或布袋戲團的表演，這可是全村的大事，家家戶戶、男女老少，各自搬來椅凳，在戲台前集合，這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娛樂，我不只喜歡布袋戲，也喜歡戲台的各種美工字型，小時候，也練成一條手帕就能演一齣布袋戲給三妹看的絕活，常常在我家後院的竹林旁，就可上演一場場「東南派」大戰「西北派」，轟動武林，驚動萬教的布袋戲大秀。

我記得我的腳踏車也是在秋冬季節學會的，當時村內的道路旁都還是瓊麻、林投、和仙人掌。我在家裡院子學會騎車，就立刻往馬路騎去，結果一緊張連人帶車衝到路旁的仙人掌樹叢裡，幸好是秋冬季節，穿著厚衣服，不過結局也已經夠精采的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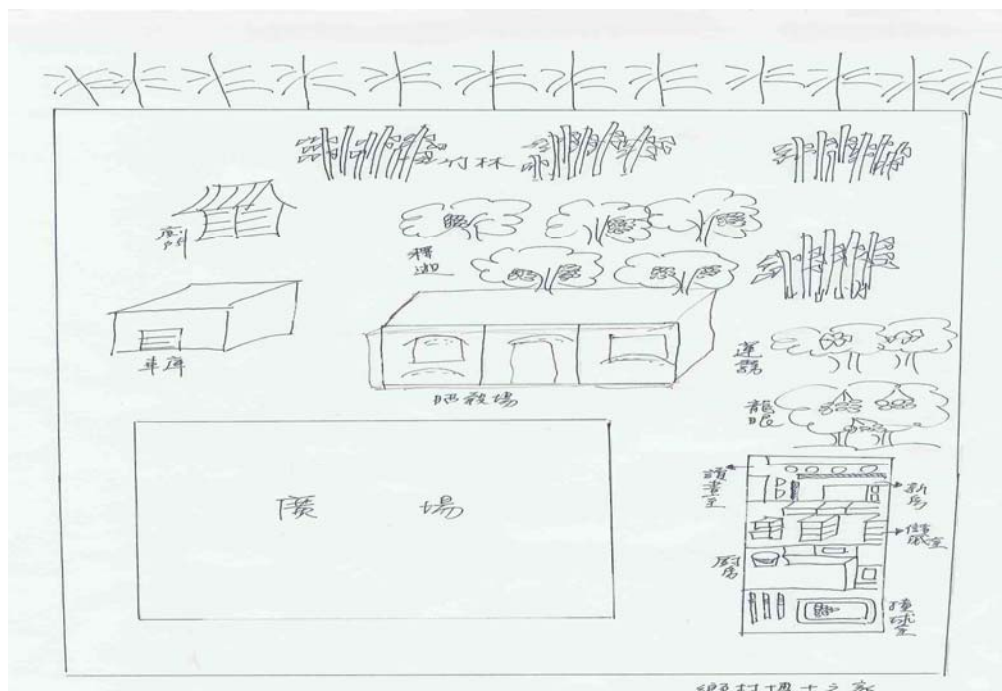
鄉村博士的家

高中北上建國中學後，老家也隨著有著不小的變化。首先，因為父親參與幾次的縣議員選舉，鄉下的選舉文化是非買票不可，家裡的農田因此都賣光了，原做為農作物儲藏的穀倉、農具室及豬圈等都已不需要。大哥從軍中退伍後，全家搬去高雄，大姊、二姊出嫁，原本二哥、我和三妹共讀的讀書室，寫滿了二哥的勵志標語——「三更燈火五更雞，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，也在我北上建中後退位了。因此，等到我要結婚時，就將原讀書室位置改建成我的新房，學中出生後返鄉也與我們擠在同一間，此時的鄉村也緩慢都市化，所以家裡的四周也蓋起了水泥及磚造圍牆，廣場不再是曬穀，而是用來停車，後院大體依舊，但前院加種了些觀賞樹及龍眼。

高中、大學時期全力在外苦讀，與老家的連結很少，偶爾在家，常常不是蓮霧或龍眼成熟的季節，大部分的時候就是清晨掃掃地，所以後來家裡裝了一座撞球檯，就成了我在家最主要的休閒活動，並因而練就一付好身手，曾在大學班內聯誼及研究所聯誼打過司諾克撞球冠軍。

父親這時期也從糖廠退休，因其曾任縣議員的身分，受邀擔任馬鳴山廟的常務監事，每天都會去鎮安宮走走，所以我在家時，常陪他在家附近走走聊聊，獲得博士學位時，廟裡委員們集體製作了一塊匾額送到家中，在炮竹聲中，高掛在大廳中央，倒有點像”進士及第”的古早場景，匾額上寫的是

「良策猶懷報國心
基靈鞏固學精深
博通電腦新機運
士仰高才冠藝林」。



教授的故居——今日之家

時光飛轉，從高中離開故居至今已有三十幾年，現在呈現在大家眼前的，又是一番巨大變化後的面貌。首先是女兒房的建置，在台灣，女兒初二回娘家是件大事，我家的七個兄弟姊妹感情一直很好，過年回娘家相聚是大家多時的期盼，鄉下偏遠，姊妹們全家老遠分別從高雄、台北回到褒忠，大家總希望多聚幾天，姊夫、妹婿及小孩們也都喜歡在鄉下可自由自在的跑跑跳跳。當時我住在現在的桌球室那間房間，過年時，最多曾擠進十五、六人，連地板都睡滿人。所以，我與家人商量，在以前我家曾短暫開過雜貨店的位置，蓋了一間女兒房，我畫了設計草圖，請二哥監工，讓四姊妹都有一個自己的小空間，希望她們把老家也當成永遠可以自由來去的家。

第二個變化是在父親過世前後，我父親因曾中風，行動力減弱，而鄉下的住宅，臥室、浴室、廁所等皆獨立分開，對老人家使用極為不便，我就提議蓋一間套房給他們使用，但他們一直不肯，我知道他們不希望我亂花錢也就沒堅持。然而，父親 73 歲就辭世，母親又不願意來台北長住，看著哀傷逾恆的母親在南部也放心不下，先說動已在高雄定居的大哥搬回老家陪母親，並與家人商量設計了現在雅緻的父母房，座落的位置就在我小時攀爬的龍眼樹和蓮霧樹以及部分竹林處，內部並裝修成地板床，讓在外的孫輩們回來時，可陪侍在旁，也讓母親重享弄孫的更多空間，她很喜歡我們的設計。

最近的變動，則是在國中上班教書的二哥二嫂，他們考量三個兒子漸漸長大，馬上有娶媳婦的可能，至少必須有獨立的房間，經他們的選擇，決定在後院蓋起三層樓的現代建築，所以整個後院的竹林和防風木麻黃等也必須一併砍掉。至今，二哥的樓房啟用也已多年，現在就是大家看到的樣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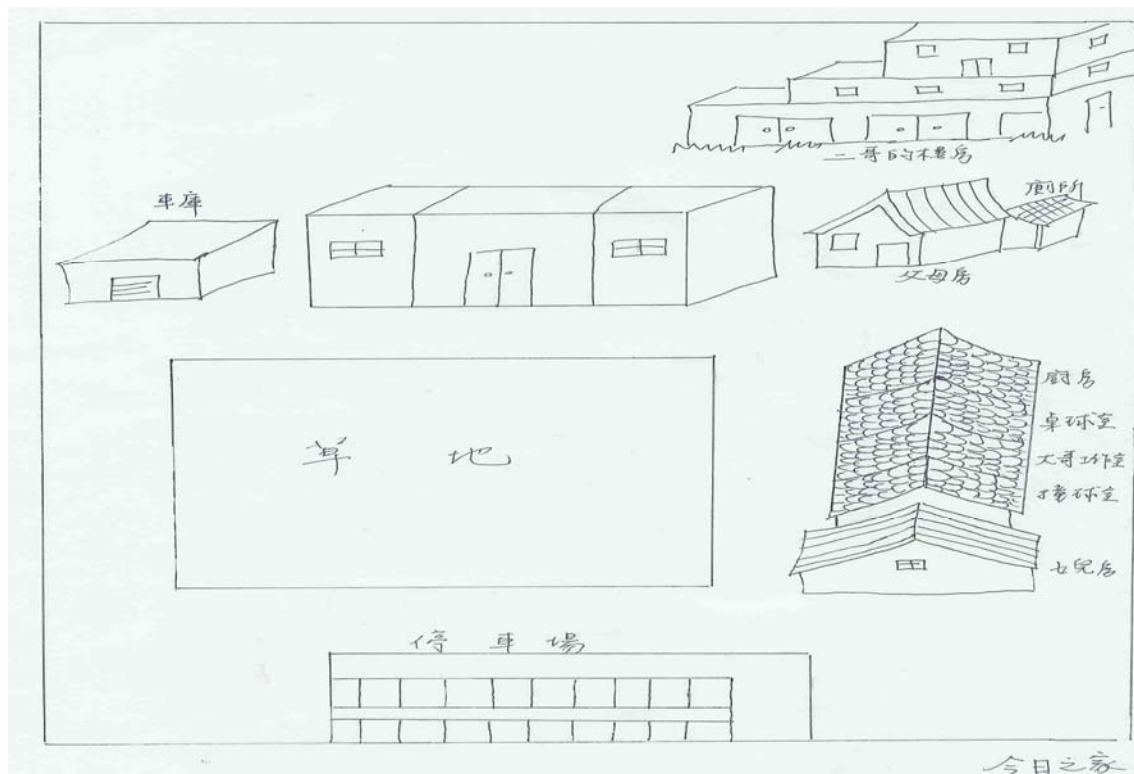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，在這些變動過程中，我曾經嘗試想要在附近買塊地，保留原來老家的原貌，雖經多次勘察，但卻一直無法有滿意的安排，稍有可惜。而村子裡也陸續有不少變化，例如原本我家後頭是沒有住家的，但村子裡的年輕輩結婚生子後，總要分家。而我的堂弟們也不例外，他們將村子中老家留給某一位兄弟，自己再往村子外蓋屋，所以現在後院連出去也都是房子，而更往北邊，以往的丘陵地，在農地重劃時，公有地被四處瓜分，只留下個小公園。另原在村子內，每年輪流住在「爐主」家的「池王爺」，也在村民的建議下，買下丘陵旁的地，蓋起了「參天府」，也就是新厝村的村廟，大約就是我們這次秋遊預定晚餐的地點。

至於大家要住宿的地點——「鎮安宮」的香客大樓，那是我小時候常去的地方，也可以說就是家族信仰的基地，鎮安宮座落在我家——新厝村南邊的馬鳴村，是我祖母的家鄉，鎮安宮是附近約十幾個村落共同祭拜的廟宇，供奉五年千歲，其實是 12 位義兄弟之專稱，約於 1662 年建廟至今，在全台分靈多處，各位到新店我家客廳所見即盧千歲，當年我在台南第一次買房子時，父親即恭請來家裡至今。國中時期，面對未來升學考試等，有時心情不好或無法安定，我常到鎮安宮去走走，一方面會看看當縣議員的父親署名掛在廟廳的匾額以砥礪自己，一方面是廟

裡的氣氛和敬香，常能讓我平心靜氣，所以即使我後來離家在外，每次回家，我一定會去廟裡走走。常常我祈求的是，希望我能心平氣和的發揮老天爺給我的能力。

其中，我從小就特別喜歡在二進的菩薩殿，每次在廟裡，都會給我親切慈和的感覺，也讓我心裡充滿對人生事務的感激。以前我總會在菩薩殿裡祈盼未來能有美滿的家庭。我覺得我實在很幸運，由於有許多人的照顧和庇佑，讓我一直運氣不錯。

香客大樓的第一批使用者就是我帶去的學生，當年我擔任成大國樂社指導老師，有一年的音樂研習營正愁沒有合適場地集訓，剛好香客大樓以及現在的廟辦公室正要啟用，我們就成了第一批使用者，當年，除了整個國樂團的集訓在廟裡，我也安排了一個在北邊的田間作”焗窯”烤地瓜的活動，讓都市小孩享受鄉村風情，沒想到今日歷史重現，世間事真難料！



後記

原本只是想做個稱職的導覽，讓大家不受時空限制的流覽我家的全景，沒想到塵封的記憶一打開，所有的往事像尼加拉瓜瀑布般泉湧而下，我快速的接取了部分映象，希望讓大家的秋遊更有意義。

台灣這幾年急速變化，原本隱身於天地間的農村也大受影響，其實全世界亦然。面對撫育我們的鄉土人情多一分認識，多一份懷念也許就能更瞭解自己。感謝大家提的這個要求，讓我有機會再次走過自己的過去，也歡迎大家光臨我的故居！